

第一辑

逆光卷：第13个故事
决明子：

《梦，是没有声音的耳朵》
谢文艳：

《谁的指尖青苔化成霜》

邵成濂：

《阿时》

张煊怡：

《情人》

王天宁：

《等下一个天亮》

刘创：

《高中二三事》

第二辑

时光轴：经典归来

吴小夏：

《水月刀》

苏白昼：

《像少年啦飞驰》

刘创：

《错误》

周亚波：

《你的童话》

花桀：

《我愿意是你最后想起的人》

未未：

《血莲》

第三辑

归来篇：红舞鞋

刘章鑫：

《我们如此不堪一击》

尾葵：

《楠生》

丁威：

《南风天 伤感诗集》

莫意：

《一夏的南国》

花桀：

《两个名字在起舞》

王天宁：

《冬天》

第四辑

序世章：此时彼音

谢文艳：

《醉笑陪君三千场》

决明子：

《决》

丁威：

《你到不了的夏天》

马璐瑶：

《荒谬空洞的空城》



荣光
Rong Guang
第十三届
新概念作文
获奖者作品精选范本

A 卷
郭敖◎主编

朝华出版社



荣光

Rong
Guang

第十三届
新概念作文
者作品精选范本

郭敖◎主编

朝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荣光 : 第十三届新概念作文获奖者作品精选范本. A 卷 / 郭敖主编. —北京 :
朝华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 - 7 - 5054 - 2666 - 5

I. ①荣… II. ①郭… III. ①中国文学 : 当代文学 -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1063 号

荣光 : 第十三届新概念作文获奖者作品精选范本. A 卷

主 编 郭 敖
编 委 王匡敏 李明生

选题策划 杨 彬 王 磊

责任编辑 王 磊

特约编辑 梁 惠

责任印制 张文东

封面设计 小徐书装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订购电话 (010)68413840 68996050

传 真 (010)88415258(发行部)

联系版权 j-yn@163. com

网 址 www. mgpublishers. com

印 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66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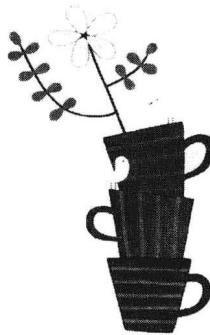
印 张 16.5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 - 7 - 5054 - 2666 - 5

定 价 25.00 元



目录

第一辑 逆光卷：第13个故事

梦，是没有声音的耳朵 / 决明子 3

谁的指尖青苔化成霜 / 谢文艳 11

阿时 / 邵成潇 30

情人 / 张炬怡 35

等下一个天亮 / 王天宁 40

高中二三事 / 刘创 48

第二辑 时光轴：经典归来

水月刀 / 吴小夏 59

像少年啦飞驰 / 苏白昼 69

错误 / 刘创 71

你的童话 / 周亚波 79

我愿意是你最后想起的人 / 花染 90

血莲 / 未未 99



第三辑 归来篇：红舞鞋

- 我们如此不堪一击 / 刘章鑫 111
楠生 / 尾葵 117
南风天·伤感诗集 / 丁威 122
一夏的南国 / 费意 134
两个名字在起舞 / 花桀 141
冬天 / 王天宁 153

第四辑 序世章：此时彼音

- 醉笑陪君三千场 / 谢文艳 161
决 / 决明子 180
你到不了的夏天 / 丁威 185
荒谬垒砌的空城 / 马璐瑶 191
单车上的日子 / 张原 195
空 / 邵成清 197

第五辑 传奇录：繁华绝唱

- 此时彼音 / 方慧 207
昙花落 / 姜峥嵘 213
晚来，再见 / 费意 218
三子 / 马璐瑶 233
洛城故事 / 张原 241
夜行 / 王天宁 247



第一辑 逆光卷：第13个故事

- ☆梦，是没有声音的耳朵 / 决明子
- ☆谁的指尖青苔化成霜 / 谢文艳
- ☆阿时 / 邵成潇
- ☆情人 / 张烜怡
- ☆等下一个天亮 / 王天宁
- ☆高中二三事 / 刘创

梦，是没有声音的耳朵

■ 决明子

★ About 决明子

我是决明子。一个平凡但不平庸的人。

一个很简单的人而已。没有风光雄厚的背景，没有清丽脱俗的脸容，也不是天资聪颖的孩子。这么多的没有，造就了一个存在。

是不是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呢。家境平平，容貌平平，什么都不是出水芙蓉，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别又淡然的存在。

大概唯一能够算得上优资的就是性格了。

强势，骄傲，果断，独行。这些都像是血液一样，长在身体里的一部分。

这四个看起来不那么温柔的词，是善意的褒奖，也是恶意的诽谤。

一直不喜欢过分亲密的关系。连上厕所都要黏在一起，这让我很讨厌。但也不能够缺少朋友这类人。毕竟是社会群居，习惯并融入是必然也必须的事情。

喜欢一个人旅行。背很大的双肩包，大耳机，帆布鞋和 T 恤，还有不可或缺的 Camera。

戴佩妮的东京雪景，巴黎的信，我都要去做。还要计划进入感情的领域。不在乎多少，过程和 Feel 最重要。

但不会停留，一杯酒、一个拥抱足矣。然后去下一个有梦的地方。

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我知道，我只为遇见将来，遇见你。



★ Boring life

A 城总是没办法让人觉得舒适。高温或是寒凉。都是不称心的。

决明子在这样的城市生活了十几个年头。

“决明子，一块儿去食堂吧？”

“不用了，我不饿。”

“决明子，上厕所？”

“啊？我待会去好了。”

总是这样一抹带过的拒绝。同样的语气，千篇一律的借口。决明子只是不脱离和抗拒这种群体生活，但也并不像其他人那样乐在其中。

她不是个内向软弱的孩子。相反，她有独挡一面的果断、决绝的性格。

你永远看不到她明媚眼眸后的淡然距离。永远听不到她爽朗笑声后的袅袅余音。每一次接触，你都会感觉到围绕在她身边的大大小小的涟漪。可再大的涟漪，也终究构不成波澜。

朋友眼里的决明子，顶多有些难以捉摸，但绝不是无法亲近和接触的。就如同现在，大家一同讨论动漫和长得好看的男孩子。

“决明子，昨天去动漫展了吗？”

“啊？没有，看电影去了。”

“可惜喽。动漫展还不错，帅哥多多噢。”

最后的话题一直在围绕帅哥和帅 T。决明子把头转向窗外，“还可以有那么巧的邂逅吗？”

★ 《the graduate》

一个人坐公交车去很远的地方看电影，然后在街角的咖啡店点一杯“想念”。这是决明子几年来的习惯。

列车经过各个站点。陌生的脸和妆容。浓淡相宜。云淡风轻。

电影院。

队伍很长。人们寸步不离地坚守自己的位置。踩着前面被灯光设下的黑影，缓慢涌动。

决明子捧着爆米花和可乐百无聊赖地随人流流动。

电影院的广播。电影宣传短片的反复播放。人群中的吵闹和嬉笑。各种喧

嚣的声音组合成一个庞大的噪点。

25分31秒。进场。

暗黄色的灯光和枣红色的座椅相得益彰。光影投射下来，把人们的脸照得影影绰绰。

七排只坐了不到六个人。决明子的座号是三。她扭头看了看三号和五号之间的四号。陆续进场的人里面，似乎没有它的归宿。于是，决明子索性把黑色的双肩包丢在四号座位。

偌大的双肩包把四号位填补得满满当当。空出来的座位终于不再显得那么突兀和孤独。

暖光灯骤然熄灭。音响在空旷的房间里震耳欲聋。

一部很经典的原版老电影《毕业生》。

电影中没有多余的镜头。每个镜头都衔接得几近完美。

一首《斯卡布罗市集》。一首《寂静之声》。思绪淹没在电影的情节中。

欲望的诱惑。未来的迷茫。人性的成熟。飞扬的青春。不灭的希望。

这些因素混合在一起，搅乱了一个毕业生的情感。

有一段场景尤为深刻。在主人翁 Ben 的生日 Party 上，身着潜水服的 Ben 缓慢走出。外界一片喧哗。

影片在这里用了一个慢镜头。仿佛行走在看不见尽头的时光轨道中。

视角移焦到 Ben 的眼睛。

透过厚重的潜水服。在 Ben 的世界里，所有的喧嚣都是空洞的。只能听见自己急促的呼吸声。迷茫麻木的内心使得所有人都是缓慢的、扭曲的、静止的。

好像看到了无数零星的碎片。漂浮，旋转，然后变成看不清的模糊影像。

眼前一片氤氲。

一包白色的纸巾轻轻塞进手心。

决明子被突如其来的陌生触碰吓了一跳。纸巾的清香不痛不痒地撞击着她的心跳。

不自然地转头。惊吓和羞涩。迅速把头扭回原来的方向。

“什么时候坐了个人在旁边的？”决明子皱了皱眉。

拽着残留着余温和沾染眼泪的纸巾，她不动声色地打量着四号座位的不速之客。



大概比自己大两岁的样子，有好看的侧脸。电影院的不明亮和眼睛的湿润，朦胧了旁边的男生。隐隐约约的一个轮廓。不甚明显。

待注意到男生腿上的黑色双肩包时，决明子除了囧，大概可以用发光发热来形容了。

她支支吾吾的犹豫声像不断冒出的彩色泡泡，被音效的声音绝情戳破，剩下一地水渍。

男生无比自然地把双肩包从身上托起来，轻轻放到决明子的腿上。动作一气呵成，脸头都没有转。

决明子被男生白皙修长的手吸引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细弱呢喃般一声“谢谢”烧红了她的脸。

后来的电影，决明子看得心不在焉。周围的空气凝结成一朵朵的粉蓝色云团。微热的温度晕散开来。

纸巾和手默契地贴合，摩擦出暧昧不明的细微声音。

决明子闭上眼睛靠着座椅，仿佛做了一个冗长的梦。

梦里阒静一片，没有声音和角度切换、一个关于蓦然回首和温暖笑容的邂逅。

★ Encounter

片尾曲温婉流长。暖光灯再次点亮。

散场的人沉沉嗡嗡地讨论着结束的影片。四周的空气逐渐冷却。

决明子迷迷糊糊地睁开眼，下意识地向左边转头。双肩包安稳地躺在四号座位，没有好看的侧脸和温热的气息。

“是梦啊。”她揉了揉睡眼惺忪的眸子，自嘲地笑了笑。然后抓起双肩包往出口处退场。

五号座位下的团状纸巾和四号座位角落的白色纸巾包像飞鸟和鱼的隔世，正在诉说一场没有声音的梦。

影院大厅闹哄哄的不断声响和越来越大人流，让决明子有短暂的晕眩感。

突然觉得燥热和口渴。和往常一样，她向街角的咖啡店走去。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明明都是不熟悉的脸，但决明子却觉得有一种相识的微热气息环绕包裹。这种强烈的存在感让她有片刻的惊慌。

眼神流转，稍许的不安和心跳加速。“幻想怎么能变成现实呢？不是梦吗？”她试图平抚自己。

街角的咖啡店没有名字。露天。偶尔下雨会撑开一些藏蓝色的伞。

座位都是单人的，独自而坐，没有陪伴和交谈，一个人的缓慢时光。

老板是个非常漂亮的男人，眉眼冷峻疏离，总是坐在靠近围栏的位置，放一杯温开水在桌上，不碰不饮。

决明子每次来都会看到这个沉默迷人的老板，但从来没有和他攀谈过一次。微微上扬一下嘴角，以不易察觉的姿态，这大概是记忆中唯一一次问候。

她不以为然，“他有他的故事和他要等的人。”

决明子理了理头发，然后走到咖啡店窗口。

“一杯想念。”

“一杯想念。”

相同音节的碰撞，默契的吻合。近在咫尺的声音像温热的海水包裹沙面。

决明子诧异地转过头。映入眼前的是一双清透明亮的浅棕色瞳仁。坚挺的鼻子和轮廓分明的脸。阳光透过栗色的碎发，在额前投下的斑驳剪影，把领口处的皮肤衬得更加细腻白皙。

这样的男声总会让人觉得暧昧且模糊，像一株诡异的植物，会开出迷离的花，散发辛辣的味道，刺激你身上的每一个细胞。

男生没有同决明子打招呼，只是递过一杯“想念”，然后拿着另一杯离开。

决明子看到男生的侧脸笼罩在金色的光晕下。曾是惊鸿光影来，一种恍然如梦的熟悉感蔓延在干燥的午后。

★ About 苏叶

我是苏叶。在 A 城度过了整整 20 年韶华。

生命中得到的东西很多，但始终觉得有一部分是落空的，那是很难言诉的一部分空缺。过分晴朗的艳阳高照，少了暴风雨的点缀或是意外降临，似乎是不完整的现象。

没有刻意去寻觅那部分空白，希望在辗转或者行走中，有那么一次偶然遇见。我希望彼此可以交换温暖笑容。

会去电影院仅仅是为了顺路到街角的咖啡店点一杯“想念”打包回家。

用深蓝色的绵绸窗帘把阳光隔开。昏暗色的房间，笔记本电脑，在柔软舒



适的坐垫下盘腿而坐。

咖啡的浓烈香味和白色的水汽把空气熏染得迷幻温暖。

这远比电影院的强悍音效和讨厌的讲话声、手机响铃让我觉得舒适。

★ If there is no dream

已经习惯没有蛋糕和礼物的生日。愿望是蜡烛上的彩色光圈，逃不过殆尽和幻灭。像一场盛大的海市蜃楼。

在心里计划了 365 天的希冀，以为可以让它乘着烛光去天堂，然后给我一点奇迹。终未能如愿。

像是某一次许愿，希望爸爸不要看到试卷。亦或是希望表白的女生也对自己有好感。诸如此类的。

去电影院看喜欢很久的《毕业生》，其实是个意外，因为停电了。也是个巧合，20 岁生日的邂逅。

到影院大厅的时候，大概已经错过了前面 1/4 的放映进程。

我站在走道区试图搜索到自己的位置。七排四号。

一，二，三，四。

当我猫着腰准备走过去的时候，赫然发现一个黑色不明物体占据了我的位置。我僵硬的身体又微微泛起酸痛感。我正在考虑用怎样的措辞告诉它的主人“*That's my seat.*”

我确定那是三号位的。因为我看到小小的手握着一根背包带。是个女生，还是个有警惕性的女生。

银屏的光影把她的脸映得忽明忽暗、我发现她一直没有眨眼，专注得像个孩子。

突然不想打断或是惊扰这个可爱的孩子。于是我尽量小心翼翼地完成走过去、托起包、坐下来这三个高难度的动作。

她的过分专注让我进行得很顺利。

Ben 在生日 Party 上流露出来的眼神让我有一种时空逆转的感觉。当我回过神的时候，身边的女生正在轻轻抽泣。

她哭得那么安静，婆娑的泪眼在漆黑的影院里显得那么明亮，像长夜遗落的露珠。

心里突然绵软如沙，好像看到了在梦境里出现过 N + 1 次的画面。谁是飞

鸟谁是鱼，谁在为谁守候。

我很绅士地递过一包纸巾，她很自然地接过，然后转头用一种惊慌失措的眼神看着我。她的脸上变换了一系列的表情，比变脸谱还精彩。

我想她并没有发现我嘴角闪过的笑意，尽管她打量了我很久。

她似乎哭累了。总之后段时间她睡得很安稳很平静。也许是我想多了，她似乎对我的防备心很浅。而我，也在这个插曲中感到心情舒畅。

散场的时候我没有叫醒她，只是小心地把背包带绕在她的座椅上，然后留下一个若有若无的梦。

★ Tempted

当我在街角的咖啡店再次碰到她的时候，脑袋里竟然浮现出“五百次回眸换来擦肩而过”这种不能再俗的故事。

我们以同样的语气在同一时间点同一种咖啡。我开始认真打量这个女孩。

不很漂亮，但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乌黑的长发有清新的海藻味道。

她穿到脚裸的波西米亚长裙、很干净的白色帆布鞋。黑色双肩包使她看起来像一只正在逃离的猫。

我无法形容她留给我的印象，任何词语都不能精确描述。以至于在后来的一段时间，想到这个女孩的时候，总是一副很迷蒙的画面。像一个没有声音的、静谧的梦。

我没有同她打招呼，也没有提起电影院的事，甚至连一个眼神都没有给她。然后拿着我的“想念”在午后的阳光里渐行渐远。

你看，人就是矛盾的结合。明明已经开始升温了，却坚持要用冷水泼灭这颗火苗，让它在浇熄中发出“嘶嘶”的嗷叫，奄奄一息，剩下缕灰烟执着着不肯离开。

★ See the future

决明子的生活仍然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但有些东西却脱离了轨道，南辕北辙。

失眠比从前严重了些，注意力无法高度集中，脑袋里常常空白一片。这种模糊不明的状态让决明子力不从心。

头顶是阴郁的大片云朵，还有呼之欲下的暴风雨。



她开始想念那个干燥的午后、光晕下的浅棕色眸子，开始试图把电影院的梦和偶遇的陌生又熟悉的男生拼合在一起。决明子钻进自己的渺小角落，注视整个浩瀚的宇宙，孰不知，某一颗星球正在为她转动。

夏末初秋的过渡季节让人觉得有些无所是从。决明子在靠窗的公交车座上昏昏欲睡。

突如其来的急刹车让猝不及防的她狠狠地撞到前面的座椅，困倦迅速被钻心的疼痛所取代。

决明子懊恼地咒骂了一声，气急败坏地下了车。

让她更为抓狂的是，这是个自己毫不熟悉的地方。

空旷的街道上只有零星的过往行人，身后掉漆的站牌摇摇欲坠。

“屋漏偏逢连夜雨”大概都不足以形容决明子此时的境遇。

她揉了揉隐隐作痛的额头，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一枚硬币漂亮地抛向上空。

在历经1个小时零47分53秒后，决明子在喧闹的商业区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麻烦到XX路的咖啡屋。”疲惫不堪的她放弃了原本要看电影的计划，决定找个地方让自己休息一下。

街角咖啡店的闲适和醇厚浓郁的奶香渐渐抚平了决明子的躁动情绪。

“小姐，您的想念。”

决明子点了点头。全身酸痛似乎让手指的力量倦怠了咖啡的重量，没能拿稳的“想念”垂直降落在脚下，手背上有微微的灼痛感，一滴咖啡从手指缠绕滑下，不偏不倚地溅到鞋子上。

服务员手忙脚乱地道歉，决明子摇了摇头，小心翼翼地清理手上的咖啡。

动作和表情随着递过来的纸巾怔住，那双第二次出现的修长手指让她开始觉得呼吸困难。

决明子缓缓抬起头。

周遭的世界骤然失真。车水马龙，辉煌灯火，橱窗和行人，瞬间都像是隔开一整个太平洋似的距离遥远。

空气迟滞凝重，醇厚得如同水波。一切都缓慢得不像真实的世界。

此时他的眼神柔软，是不可置疑的情愫。

End。

谁的指尖青苔化成霜

■ 谢文艳

那一年，命运将许多人拉扯到了一起。

那一年，恰逢乱世。

那一年，他丢了江山，他弃了美人，他在屈辱中忽然一无所有。

那一年，她忽有所得，于乱世尘烟中、潇潇细雨中窥见茫世的真理。

那一年，世界忽然乱了，也许是由她起，又或许她由乱世起，过往的烟尘在眼前浮沉，魔兽最后的嘶吼声在玉山拐角消失不见的那一刻，她知道，她的心唯一存的一角瞬间就空陷了下来。

那一年，她曾经如花容颜，在他的辗转不确定中渐渐被烟尘覆灭，只空有红尘的残留的那一抹笛音流于茫茫人海，在他的指尖青苔化成霜，点落了苍凉，却再也觅不见踪迹。

那一年，是那一生的过去。它不复重来，不再回望。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总有新的历史有新的人上演繁华。

★ 1. 天仙子

何处几叶萧萧雨。湿尽檐花，花底人无语。

在通往漓月国皇城的飞花小道上，是从他国通往漓月国必经的路途。在距离它不过一千米的距离，有一处飞崖瀑布，这里往往是赏景的好去处，恰逢旅游时节，游客摩肩擦踵，多不胜数。有繁丽的花盛开在岩崖边上，在柔和的阳光照射之下，朦胧不似真实的华美，莹月一般光辉绚丽。



这一日，却是漓月国的冬至日，寒冷的气温将人们都逼至了房间中靠着火炉取暖，去抵抗窗外阴冷的寒气。飞崖瀑布这一日，几乎没有什么人经过。

傍晚时分，森冷的街上骤然响起一声马蹄，嘶鸣声划过夜空，在漓月国的上空落下一丝空响。

不一会儿，就看见在皇城的最东边，隶属于天家所在的位置，空中飞过了几百只斑斓炫目的彩蝶，还有飞鸟，都是斑斓彩翅，在空中划过美丽的曲线，如降祥云一般，在漓月国人民美好的期盼中，朝着正西的方向飞过去。

所有漓月国的子民站在自家的庭院中，举头望着这一玄幻的奇景，华美不可方物。稍知历史的人便知，这样的祥瑞在他们生存的那些年月中，也不过每隔18个年月才会有的，遇到灾荒年月，他们甚至没有幸运得以存活那么久的时日。

所以，所有的人都拉着自己的孩子们出来站在庭院中观赏着这一美好的奇观。果不其然，那些彩蝶和飞鸟飞过所谓的换日线，开始往西方飞过去的时候，他们便听到了来自西方的音乐声。丝竹管弦，各种交杂的乐声在空气中传荡，如同灵魂的魂荡一般飘忽，找不到萍踪的诡异。

便在此刻，他们又看到了华丽丽的彩凤踏着天空中忽然出现的彩云煽动着绚丽的翅膀，在欢快的鸣叫声中，似欢迎贵客一般朝着西方发出最美丽的欢叫声。

于是，所有漓月国的子民瞬间轰动了。他们欢叫着来到了街上，抵御着寒冷，庆祝着又一个美好繁华的时日到来。

在飞岩瀑布的附近，有一座花轿在颠簸中缓缓前行，繁华如锦地织就着那么一顶轿子，在暗昏的黄昏中有着魂荡一般的涤炼，落寞一般的不似真实。然而周身的大片众人却在各种乐器的交杂下，吹练出各种欢快的音调。身后跟着华丽的车队，你若不小心看下去，就很容易想到又是哪家小姐出嫁到漓月国，但是你再细看下去，便会发现这个车队的庄重以及装扮，整个看起来都似官家打官腔一般，各个细处都显示了它的不一般。

谢小瓷躲在树丛之间，研究着这个车队，很久之后，她的头有些昏昏然，看得她有些犯晕，又有些困乏，打着呵欠却又不敢大声，只是张了张口，做了一下动作，就又继续看下去。

就在此时，来自东方的那片华丽丽的彩蝶和飞鸟扑闪着翅膀朝这个方向飞了过去。谢小瓷一下子惊呆了。再看过去，又看见了大片的彩凤沿风飞来，并